



偶园偶得

◎吴学昌

我的老家是昌邑，与青州虽相距不远，但我却从未真正走进这座古城。潍城作协组织青州采风之行，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开车踏上了前往青州的路。出发时天空下起了小雨，随着窗外那些熟悉的市井街景一一向后退去，我的心仿佛挣脱了些什么，变得轻飘飘的，像一个去赴旧约的客人，心里满是期待，但又掺杂着一丝惶然。刚到青州地界，小雨便停了下来，仿佛是在欢迎我这位迟来的客人。

远远地，我看见了一道灰色蜿蜒的城墙，静静地卧在青州市内，和这座城相得益彰。这个在手机上反复出现的名字——青州古城，就这么毫无防备地展现在了我眼前。

从青州古城阜财门(南门)乘观光车进入古街，古街两旁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有的是青州老字号的甜食铺子，有些店铺的门楣上还保留着古老匾额和雕花，店铺的旗帜也在风中慵懒地飘动着，空气中还能闻到丝丝缕缕甜腻的香气。这古街巷仿佛有一种奇特的吸纳能力，一墙之隔，竟能将一切喧嚣沉淀下去，留给人一种悠远缓慢的节奏。

观光车停下，我的思绪也被拉到了眼前的偶园。它的门脸并不张扬，谦逊地藏在街边。这里原是清初大学士、太子太傅冯溥的私家园林，号为“奇松园”，后改称“偶园”，取“无独有偶”之意，更有偶得之意和不期而遇的妙趣。

进入园中，饱含着草木清润之气的静怡扑面而来，喧闹的市井之声被严严实实地隔在了外面。走进右侧的走廊，廊边的墙壁上，嵌着古老的石碑，走廊的另一侧则悬挂着青州文人墨客创作的书画作品，墙壁上的古老碑文和现代的书画在此地汇聚，仿佛是在向世人诉说着前朝今事。与走廊紧紧相连的是一处茶室，青州诗社的文人朋友刚好在此雅集。在这里，我们偶遇了青州文化名人冯殿佐先生，他是冯溥的第十五代传人。在偶园中的偶遇，注定了此行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看风景”，它成了一次文化的寻根，一次精神的洗礼。

冯先生带领我们走向院子深处，小路的石头缝隙中，稀稀疏疏地长着一层青苔，经过小雨的滋润，路面变得湿滑。“佳山堂”前的水池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堂内陈设简朴，仿佛主人刚刚离去，书卷的气息还氤氲在空气中，这里曾是冯溥读书会友的地方。

我忽然想到，几百年前，那位坐于此处的先祖，他笔下的文章，胸中的丘壑，是何等磅礴，他面对的是宦海的浮沉，是家国的忧思。然而，他却在此偶园中得到了一方心灵的净土，将外部的波澜化作内心的从容。

我的目光落到院子里的老树上，丁香、松柏俱在百年之上，只见一棵棵树皮布满苍苔，皴裂，这就是时间最直观的笔触吧。这里的景物，无论是假山还是古树，都在追求一

种曲径通幽，旁逸斜出，甚至是迂回曲折之美。

冯先生又带我们看了几处旅人匆匆而过或独自游览不会留意到的细节：如一块石上的天然纹理，如何酷似一幅山水画；一扇花窗的镂空，如何在不同的光影下，在地上投下变幻的图案；甚至是一段看似普通的鹅卵石小径，其铺设的纹样，也暗含着“步步高”的吉祥寓意。

在牡丹园的一侧，我们看到了“福、寿、康、宁”四方奇石，只见“福”石姿态丰盈，周身多孔；“寿”石灵光四通，神韵兼具；“康”石如同鹤立，挺拔隽秀；“宁”石是园中的奇石之冠，给人带来宁静致远的感觉。它们静静地矗立在园中，像是四位沉默的老者，承载着昔日衡王府的旧梦。这四方奇石，各个气度不凡，没有经过任何人工雕琢，却有着“疏可走马、密不通风”的韵味。这四方奇石为北太湖石，是古代观赏石中的珍品，历史上有“一两石头一两银”之说。衡王府没落后，这些奇石便散落到了民间，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冯溥告老还乡修建此园时，将它们购回到这“偶园”中，这些石头终于找到了永恒的归宿。

冯先生说，这四方奇石与中国繁体汉字“福、寿、康、宁”的形似，领略奇石风采需要选择正确的欣赏角度，“福”石朝南方向，“寿”石朝正北方向，“康”石朝正北方向，“宁”石朝东北方向。更巧的是四个字中

“口”部的数目、位置竟与石上孔洞的数量和位置大致吻合。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艺术和源远流长的中国奇石文化，在这里巧妙融合。

明朝的藩王，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煊赫的府邸，然而一朝国变，烟消云散，只剩下了这些不会说话的石头，依旧伫立在这里，看尽了花开花落，世事变迁。

在冯先生的引领和解说下，此次游览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私密的对话，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不再是冰冷的古迹，更是一段活的历史，偶园也不仅是冯氏一门的文化传承，更是整个齐鲁大地共有的历史积淀与精神气质。无数的悲欢离合，兴衰荣辱，如同天上的云彩从这片土地上飘过，而青州却始终如一块巨大的石头，将这一切沉淀为一种宠辱不惊的文化气质。

走出偶园，重新走进青石板路的主街上，市井的喧哗再度回响到耳边，但此刻的喧嚣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屏障过滤，变得遥远而温和。回望那巍峨的城墙，它像一位智慧的巨人，将所有的故事，都沉淀在城墙之内。

青州，我的足迹已印在你古老的青石板上，我的呼吸已真切地与这里古木清风交融。这一次的相见，是初见，却更像是重逢，在我的行囊中，已悄悄地藏下了偶园的秋声，它们将在我今后的岁月中时时提醒着我，来自何处，根在何方。

冬日抒怀

◎高树贞

季节轮回又近年，云舒云卷总欣然。
闲庭静赏清风月，陋室轻弹锦瑟弦。
未觉光阴如逝水，只知景物绘新篇。
独怜那首梅花赋，逐梦吹香斗雪妍。

煮茶

◎刘寿福

结庐崖瀑边，移步汲山泉。
投入青茶叶，吹开袅袅烟。
闲时参佛境，醉后觅仙缘。
三盏洗尘俗，一壶归自然。

【中吕·红绣鞋】

题初冬夕照

◎张恩勤

一抹红云出俏，一幅夕照堪骄，
琼楼相映静枝梢。瘦林孤影傲，喜鹊任逍遥，
冬霞无限好。

【双调·庆宣和】

胶河即景

◎辛永金

水阔波清映碧空，两岸枫红。芦苇
荻花绽蓬松，絮隆，絮隆。
白鸥鸣禽不见踪，灿柳抒胸。桥下
渔翁冷风拥，钓冬、钓冬。

【大石调·念奴娇】

浮烟山寄怀

◎张效宇

浮烟霞染，看、层峦万壑，青冥同宿。
宝塔悠悠钩往事，霜打麓台依旧。
槐古天音，碑残字辨，土冢献侯看。
惜丹丘故，洞毫敲韵诗就。(么篇)白浪
涤春秋，回流紫气，描画新图秀。洞水
弦弹千古韵，书院聚才文秀。逐梦飞
鸾，宦官凌峻，科技芳华又。松涛且抱，
气清云海添寿。

初雪已至

如诗如画

◎张素兰

木心笔下的爱情是：“你再不来，
我要下雪了。”而我心里的冬天是：“
初雪已至，如诗如画。”

12月2日，2025年的第一场雪，在昌乐小城飘然而至。对见惯了大雪的北方人来说，这场雪实在是有点小，虽不是酣畅淋漓，铺天盖地，山林草木，上下一白，也缺少天地皆白，脚下“咯吱”雪声的浪漫，但这难得的一场小雪，已让我们满心欢喜。

我穿上羽绒服，在雪中走了很久，那雪花挂在我的发丝、衣角，平添几分清丽，让我尽享这冬日里的惬意。

北方看雪，南方看花，如果此时有梅花绽放，梅尖染雪，那该是多么惊艳。卢梅坡《雪梅》：“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这首诗如此惊艳。雪虽有竹方可听，但其最佳拍档，一定是梅。踏雪寻梅，梅间取雪，是古人雅事，亦是今时今日，仍可溯仿的闲趣。

妙玉那一盏体己茶，每次忆起，都觉感动。何等心思玲珑的女子，于梅瓣上收集雪水，仔细珍藏多年，逢得黛钗知己后，挑了最合宜的茶盏，轻描淡写地聊出茶水的来由。似是满不在乎，却实在在意得紧。此情此景，有雪有梅，而芳容成诗，情意成诗，真的是有雪有诗不俗人。我却更喜欢妙玉门前栊翠庵中的那数十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寒香拂鼻。

见初雪，忽然感动于张岱《湖心亭看雪》：雾凇沆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想想四百年前的西湖上，曾落了一场雪。人烟俱静，鸟雀无声，而有人泛一叶轻舟，于雾凇之间闲游，看雪，看水，看烟波。

此时的我，在雪中散步，得二三闲情，虽有说不出的冷静和凛冽，但又恰到好处令人多想三分。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三五知己，围炉煮茶，品茗听雪，秉烛夜话。围炉，还是得在雪夜，一方红泥小火炉，温着香醇的茶，而知己在侧，谈笑依依，彻夜长谈，不觉疲倦。

下雪就看王维的画。《长江积雪图》《雪溪图》……成堆成堆的雪，好像都闻到了那纸上的冷香了。那雪也有了魂灵似的，在他的画里沉默如金，可都有说不出的性感和迷离，甚至惹人亲近。

这场最美的初雪，如诗如画。那场下雪的人是我是我，那雪中行走的人是我，那雪中赏画的人是我……

朝花夕拾

童年大雪

◎张玉红

冬日时光，感觉越来越干燥清冷了。在这单调的寂寥之中，常常让我忆起童年时的雪天来。那时的冬天多雪，时常，当天空灰暗阴沉下来，不声不响地，等到傍晚或夜间，粉尘似的雪末就悄悄地从天空洒落了。雪落有声，柴草间、树枝上，还有闲置的那些盆盆罐罐、院子里到处都是雪花飘落时的“沙沙”轻响。后来，雪越下越大，雪末渐渐变成了片片晶莹的雪花飞舞……

我从小就偏爱下雪天，感觉白茫茫凭空飘落的雪花神奇又美好。只是想象不出，那精灵似的漫天飞雪，究竟来自哪里……因着这份神秘与欢喜，雪花飘落时，我常常不顾父母的阻拦，蹦蹦跳跳置身于纷扬的落雪之中了……

记得有一场大雪一气儿下了几天几夜，如果不是大人们勤于打扫，屋门都会被积雪封住。当雪花终于停止飘落时，天地之间银装素裹，一片洁白。都说“瑞雪兆丰年”，怀揣喜悦的大人们纷纷忙碌起来，清扫院子和门外的积雪，然后用小推车把家里的积雪都推出去，填在小村周围的沟湾里。

那时候，大街上清扫起来的雪和沟湾里的积雪一堆又一堆的，连成了一道起伏连绵的雪墙。恍然间，这洁白的村庄似乎变成了童话中的美丽城堡，我们就在这美丽的城堡里追逐、嬉闹着打雪仗、堆雪人。

人多力量大，一个大大的雪人堆起来了，我们的小手却冻得通红。大人们也来帮忙，给那臃肿的雪人用锅底灰画一个弯弯的嘴角，眯缝的眼睛，再安一个红红的辣椒鼻头。于是，雪人可爱的样子，引来大家一阵阵地心笑……

雪后的早晨，太阳露出了惊喜的笑脸。阳光下的雪野、村庄，变得分外美丽而妖娆。那时，如果你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出村口，遥望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田野美景，还有远处如童话般美丽的村庄，你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感觉——那种美好，仿佛是在倾听天地之间，阳光与落雪轻轻弹奏的一曲无声的天籁。

在阳光的照耀下，温度渐渐有所回升。温暖的阳光尽情亲吻着这个美丽洁白的世界，积雪开始悄悄融化。你看，树上，屋檐下，还有草垛上，融化的雪水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滴滴答答”地滴下来……

雪后的夜晚，因了这厚厚的积雪，格外冷冽。早上起来，窗玻璃上会结一层厚厚的冰霜花，那一格一格的冰霜花形态各异，有的像雾像云；有的像花像草；还有的像森林山峦，莽莽苍苍，引人遐想。

而出户外，却见各家各户的屋檐下，正有一溜溜晶莹剔透的冰柱垂挂下来，在阳光照耀下闪着七彩的光泽，构成了村庄里一道奇异而美妙的景观——“龙锥”。

小伙伴们时常把“龙锥”打下来，然后开心地捡拾，把玩；渴了便直接送进嘴里“咯嘣、咯嘣”地吃起来——想来，那“龙锥”该是这世上最原始最清冽的冷饮吧；它与冰棍，就该是最亲最近的姊妹花了。

那日，无意间看到一位网友的一首诗《龙锥》：“日照山房雪未干，龙锥一俟挂茅檐。风移物换时不再，只此深深忆旧年。”

好一句“只此深深忆旧年”！旧年的我们，从天真烂漫的童年，已辗转成了满面风霜的中年；可是，却不知谁能告诉我——我们童年时的漫天大雪，还有那些美妙的旧时光，一年又一年，又流落到哪里去了？



光影潍坊

摄影：刘永久
拍摄地点：潍坊十笏园博物馆

潍坊沃野上的现代诗歌

◎赵建武

车过潍河，两岸的田畴便画卷似的铺展开来。那绿是肥腴的，厚甸甸地一直漫到天边。这绿，却不是单调的：麦子是青汪汪的翡翠色，大片的葱地是沉郁的墨绿，远处新栽的瓜苗，又透出些嫩黄的浅碧来，泼辣辣地、汪洋恣肆地在这齐鲁大地的宣纸上，晕染出无限的生命力。我的故乡潍坊，便安卧在这无边的绿意里。等经过弥河两岸时，这绿意又与往昔记忆里的迥然不同了。那田畴的方整，那阡陌的笔直，那一片片塑料大棚连绵而成的“白色海洋”带来的绿色革命，都隐隐透出一种严整的、秩序的、工业般的美感。我想，这大约便是农业产业化在潍坊大地上的直白笔触了。

我信步走入一个蔬菜大棚。掀开厚重的棉帘，一股热浪混杂着泥土与瓜果的甜香，扑面而来，将人裹入了个严实。眼前豁然一亮，那景象，竟让我怔住了。但见一行行西红柿植株，沿着垂悬的绳索，整齐地列队而上，直抵棚顶；那果实，红玉似的一串串，一嘟噜，累累垂垂，仿佛不是从泥土里长出，倒像是从现代化流水线精心打磨出的艺术品，抑或是天官神仙手中的珍品，显得不太真实。几个新农人，正驾着小巧的电动车，在垄间缓缓穿行，查看仪表，记录数据，采摘果实，那份从容和自信，竟有些像工厂里的工程师在巡视他的车间。

我不禁想起童年时侍弄菜园的光景。那时，全凭父辈的经验，看天，摸土，弯腰，挥汗，收成的好坏总带着几分“靠天吃饭”的忐忑。而今，这大棚里，温度、湿度、光照，皆有数据精准调控；水肥通过滴灌，如静脉注射般一滴不漏地输送

到植株的根部。这哪里还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古旧诗篇？这分明是一首用科技、用理性、用规模谱写出的现代田园浪漫诗。那诗行，就写在这一排排似琴弦般整齐的植株上，写在挂满枝蔓、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蔬果上，写在这一根根纤细、透明的滴灌管上，写在这满目丰收的、几乎失真的红艳里。

这产业化，却又不止于这大棚之内。它像一张无形的、智慧的网，将千家万户的农人，从原先那零散的、各自为战的“点”，联结成了一条条“线”，进而拓展为一个个强大的“面”。我想起前几日参观的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院子里，刚从地里采收的胡萝卜，堆成一座小山，鲜亮亮的橙色，在阳光下晃人的眼。几十个妇女坐在“山”前，说笑着，手底却飞快，削须、清洗、分级，动作麻利得像一部和谐的机器。不多时，那些胡萝卜便被装进印有统一商标的纸箱，搬上等候的卡车。那卡车，将呼啸着驶向青岛，烟台的口岸，而后将呈现在异国他乡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我们现在，不愁销路，不愁价钱，年底还有分红哩！”一个脸庞红润的大嫂扬着头笑着对我说。那笑容里，是笃定，是安稳，是一种掌握了自身劳动价值的淡定。我忽然悟了，这产业化最动人的地方，或许不在于产出了多少吨的蔬菜瓜果和肉蛋奶品，而在于它让“农民”二字，从一种身份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有尊严、有保障、有奔头、有希望的职业。它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为土地的管理者

与经营者，甚至是创造者。这，是一种何其深刻的嬗变！

思绪飘得远了。我想起北魏时那位潍坊的先贤贾思勰，他在《齐民要术》中开篇便言，“起自耕农，终于醴醴，资生之业，靡不毕书”。他所追求的，也正是这“资生之业”的井然有序与传承不息。千载而下，他的传人，正以一种他无法想象的方式，传承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基因，发扬光大并创新实践着他的理想。这产业化的图景，不正是那古老农书在现代的回响与超越么？它让农业不再仅仅是“悯农”诗里的悲情与辛酸，而成为了可以高声“礼赞”的、充满希望的火热的乡村振兴事业。

归途上，夕光如火，将西天的云彩烧成一片瑰丽的绛紫。那无边的田畴，那连绵的大棚，那笔直的道路，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风里传来泥土的气息，依旧是那样熟稔和芬芳，那样亲切，只是这气息里，似乎又多了一丝崭新的、明快的节奏。我看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潍坊，这片深植着农业文明根系的土地，正以开放、多元、务实的人文精神和独有的智慧与魄力，为这古老的行业，注入青春的、文明的、工业的血脉。这发轫于潍坊大地的农业产业化，被肯定为“三个模式”并在一代一代接续传承人的手中不断拓展创新，这是一场生机勃勃而又恢宏伟大的革命，它的不竭动力是雕刻在基因里的潍坊人的创新灵性，是组织严谨严密规范的理性，是科技生发的磅礴力量，更是我那勤劳的乡人们，脸上那越来越明媚、越来越自信的笑容……